

华中语学论库

汉语
量范畴研究

李宇明 著

邢福义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中语学论库

邢福义 主编

Hànyǔ Liàng Fànchóu Yánjiū
汉 语 量 范 畴 研 究

李宇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量范畴研究/李宇明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

(华中语学论库/邢福义主编)

ISBN 7-5622-2285-1/H · 183

I . 汉…

II . 李…

III . 汉语—研究

IV . 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195 号

Hànyǔ Liàng Fànchóu Yánjiū

汉 语 量 范 畴 研 究

◎李宇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电话: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通山县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王文戈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张 钟

督 印·方汉江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405 千字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3000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邢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点。“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汉语语言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尤其是70年代之后，由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拓新——发展”的轨道不断推进。目前，汉语语言学所统括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用学等等学科，都已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喜人局面。

但是，初步繁荣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在这一点上，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著名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

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瘦硬”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然而，汉语语言学的各门学科，即使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任何标志，距离真正成熟实际上还十分遥远。

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互补互促而又互成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一门学科不可能是成熟的。而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是学者们长期深入研究的成果，是有效地进行群体性思考、独立性思考和开拓性思考的结晶。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个性，带有学派的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另一方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尚未创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不然，我国的汉语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就可能永远处于附庸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有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时候。

学术派别的产生，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特定的学术领地，提出标帜性的理论和主张；第二，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是，顶多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某些派别意识，或者顶多只能说预示了某种派别意识的萌芽。汉语语言学的真正成熟，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众多的学者群策群力，更有赖于一辈一辈的学者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我们华中

研究群本人数很少,力量单薄,起点不高,功力不足,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愿意跟在前辈学者的后头,跟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后头,尽心竭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把建设富于特色的汉语语言学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便是想为这座大厦的建筑献上几根钢筋几块石头。通过参加大厦的建筑,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受到训练,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各部著作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我们希望,在出版了以上二十部之后可以看到研究风格上的某些特色和理论方法上的某种网络。

“华中语学论库”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年初,出版社社长朱峰先生和中文编辑部主任陈昌恒先生到我家,鼓励我牵头编写一套关于汉语语言学的丛书,要我拟订个初步的计划。不久之后,新上任的总编辑王先霈先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审定计划,并且从内容到选题都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他们为发展学术事业所作的决策,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决心、魄力和历史责任感,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华中语言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极为有力的鞭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贵在努力,贵在坚持!

1996年5月4日

前　　言

本书是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项目“现代汉语量范畴研究”的结项成果。几易寒暑，围绕着该项目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本书以这些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

语法研究，就是寻求语形与语义的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就研究路向而言，从语形入手研究语义，称为“从外到内”的研究；从语义入手研究语形，称为“从内到外”的研究。一般的研究路向是从外到内，本书的研究路向是从内到外。

本书以从内到外的研究为路向，基于三点考虑：其一，换一个观察视角，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景观。其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是以语言对比研究作基础的，由于不同类型的语言，语形差异较大，较少可比性，因此，不便将从外到内的研究成果用于不同语言的对比研究。不同类型的语言，语义范畴是相同或相通的，用某语义范畴作基底，方能进行语言间的对比或类型学的研究，所以，从内到外的研究路向具有语言类型学的学术背景。其三，语义一直是语言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从内到外的研究因以语义为基底，有利于语义研究的加强。而且，语义介于语形和客观世界之间，向外黏附着语形，向内勾连着客观世界。从内到外的研究，有利于把握语言同世界的关系，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景深。

在诸多的语义范畴中，“量”是一种重要的范畴。本书正文十一节，或从宏观上论述量范畴的理论，或从中观上研究一类有关量范畴的现象，或从微观上分析某些、某种具有表达量的功能的句法格式。智者著书，常能构建出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我则只能盲人摸象，

摸到哪里算哪里，摸到什么算什么，所以本书在理论上不能系统化，所论及的表达量范畴的方式也是挂一漏万。

书中用例，部分来自因特网上的生语料，部分来自平时阅读的积累，部分来自吴振国先生辛苦制作的语料库和其他朋友的慷慨供助。由于用例来源复杂，特别是取自因特网的生语料难注出处，故将用例来源全免，倒也节省了不少篇幅。

书后有八篇附录，前七篇与量范畴及其表达式有一定关系，后一篇是概述功能语法的。附录于此，对正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这些文章收入本书时，在体例上作了些技术处理。但因论文要自成一体，个别地方可能有重复现象；且文章发表于不同的地方和时间，对同一问题的前后认识必有差异，所以体例上仍难统一，个别术语或观点可能前后不一致。为保持文章原貌，只有敬乞读者谅解了。

作 者

2000年4月10日

目 录

序	邢福义(1)
前 言	(1)
第一节 语义范畴.....	(1)
一、认知范畴的语言化	(1)
二、语义范畴的表现形式	(7)
三、语义范畴的研究.....	(13)
第二节 量的范畴系统	(30)
一、物量.....	(30)
二、空间量.....	(40)
三、时间量.....	(52)
四、动作量.....	(59)
五、级次量.....	(64)
六、语势.....	(68)
第三节 虚量和约量	(73)
一、虚量.....	(75)
二、用约数词语表约量.....	(80)
三、丙数组合表约量.....	(89)
四、界指约量的词语	(101)
第四节 主观量.....	(111)
一、主观量的来源	(112)
二、与主观量有关的副词	(118)
三、与主观量有关的句末词语	(131)

四、与主观量有关的框架	(133)
第五节 数量词语与主观量	(145)
一、一些特殊的数量结构	(145)
二、受一些词语直接修饰的数量结构	(154)
三、“一 V……数量”结构	(159)
第六节 与“一”相关的两种格式	(171)
一、一十动量+VP	(171)
二、一 VP ₁ 就 VP ₂	(184)
第七节 “一量+否定”及强调的级次	(196)
一、甲类“一量+否定”	(198)
二、乙类“一量+否定”	(203)
三、一些相关现象	(207)
四、强调·级次	(217)
第八节 形容词语的级次	(225)
一、形容词语的类	(226)
二、形容词的绝对级次	(230)
三、形容词的相对级次	(246)
四、形容词否定式	(258)
五、否定级次和级次否定	(265)
第九节 很有 NP	(276)
一、数量与程度	(277)
二、NP	(283)
三、体貌和否定	(290)
四、格式间的对立与联系	(293)
第十节 复叠的类型	(298)
一、叠合、重叠和重复	(299)
二、完全复叠和不完全复叠	(303)
三、间接复叠	(311)

四、加叠、对叠和回叠	(315)
五、其他复叠现象	(322)
第十一节 复叠的意义	(330)
一、复叠与空间量	(331)
二、复叠与数量	(333)
三、复叠与动作量	(349)
四、复叠与度量	(359)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	(364)
附录一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	
.....	(371)
零、引言	(371)
一、拷贝型量词的语言分布	(372)
二、拷贝方式	(374)
三、“名 ₁ 数名 ₂ ”的省略	(376)
四、名 ₂ 的发展	(378)
五、拷贝型名量词在语言史上的地位	(381)
附录二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	(386)
一、动词重叠式与饰动数量词语	(387)
二、动词重叠式与宾语的有指性	(389)
三、动词重叠式与时间成分	(392)
四、动词重叠式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	(398)
五、结语	(403)
附录三 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	(406)
一、“动·数·量”结构的特征	(407)
二、“(动·)数·量”结构的虚化等级及其连续性	(411)
三、动词重叠的特征及其语法化进程	(414)
四、结语	(421)

附录四 说“有点”	(425)
一、“有点”的后续成分	(425)
二、“有点”结构的松紧度	(426)
三、“有点”的否定形式	(426)
四、两个“有点”的关系	(427)
附录五 双音节性质形容词的 ABAB 式重叠	(429)
一.....	(429)
二.....	(431)
三.....	(433)
附录六 潼阳话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及有关的节律问题	(436)
零、解题	(436)
一、Aa 式重叠.....	(439)
二、ABb 式重叠及相关格式	(442)
三、AaBb 式重叠及相关格式	(445)
四、关于节律的进一步讨论	(449)
五、余论	(453)
附录七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455)
一、非谓形容词与名词	(456)
二、非谓形容词与形容词	(461)
三、非谓形容词与动词	(464)
四、非谓形容词的地位	(467)
五、结语	(472)
附录八 功能解释语法	(474)
一、功能解释语法的兴起及其学术旨趣	(474)
二、语言的认知投射	(484)
三、语法与语用	(491)
后 语	(505)

第一节 语义范畴

人类自我加冕为万物之灵长,理据之一便是人类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对各种事物的性质、特点等有所感知,有所认识,形成各种各样的范畴,如“时间”、“空间”、“数量”等等,从而构建出人类的文化世界。构成人类文化世界的各种范畴称为“认知范畴”,认知范畴的语言化,便形成各种各样的语义范畴。

一、认知范畴的语言化

认知范畴的语言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至今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过程。认知范畴可以语言化,导因于语言的最基本的两种功能:交际功能和认知功能。

(一) 语言的交际功能与认知范畴的语言化

人类可以用许多种媒体进行交际,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可用于交际的媒体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自古至今,乃至可以想见的将来,语言都是人类用于交际的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要发挥自己的交际职能,必须把各种认知范畴语言化。

例如“空间”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范畴之一,任何语言都必须把这一范畴语言化。空间范畴的语言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名词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陈平(1988)指出:“就最典型的事物而

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名词的种种形态变化所表现的语法意义一般与空间位置有关,人们以语法形态为依据,进而把握有关事物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的各种状态,借以理解这些事物在特定情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段话表达了当前国内外一些语法理论学者的一个基本认识:空间性是名词最基本的特征;同其他词类比较,名词的空间性是最典型的。

诚然,名词不是一个匀质的词类集合,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差异。就空间性的强弱而论,大致存在着如下三个不等式^①:

- A 个体名词>集体名词;
- B 有形名词>无形名词;
- C 具体名词>抽象名词。

名词空间性的强弱,有多种语法表现,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在名词与名量词的组合能力上。能同个体量词(如:个、头、匹、根、条、棵……)组合的,具有最强的空间性;不能同个体量词组合的,则具有

^① Taylor (1989)根据 Ross、Langacker 等人的研究,把名词的典型性表述为如下的不等式:

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

这一序列很有意义,但是是否与汉语名词的空间性的强弱相吻合,值得进一步研究。张伯江(1995)从“生命度”、“典型性”和“无指性”三个方面考察名词功能的稳定性,并总结出三个不等式:

- A 高生命度名词>低生命度名词;
- B 具体名词>抽象名词;
- C 有指名词>无指名词。

由于名词功能的稳定性与所表现的空间意义呈正相关,所以,这三个不等式也可以看作是名词的空间性强弱(或名词的典型性)的不等式。由于本书在这里只是举例,不是详细描绘名词内部空间性强弱的序列,故不作深究。

较弱的空间性；只能同种类量词（如：种、类）组合的，空间性最弱；一旦名词不能同量词组合，就会丧失空间性，其性质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用量词来测定名词空间性的强弱有无。下面的例子都是名词作定语：

[1] 学院风格 儿童服装 木头茶几 水泥建筑

[2] 诗人的语言 桃树的果实 房子的外面 电杆的高度

例[1]中，作定语的名词表示其中心语的属性，是属性定语。“学院”是“风格”的类型，“儿童”是“服装”的类型或式样，“木头”、“水泥”分别是“茶几”、“建筑”的质料。充当属性定语的名词不能受量词修饰，如果在其前加上量词（或指量结构），要么改变了定语的性质，要么所加的量词（或指量结构）不是修饰定语的，而是修饰中心语的，例如：

[1'] 这所学院的风格 那个儿童的服装

这个木头茶几 那座水泥建筑

“这所学院的风格”、“那个儿童的服装”中的定语与中心语的关系不再是属性关系，而是领属关系。“这个木头茶几”、“那座水泥建筑”中的指量结构，不是修饰定语的，而是修饰中心语的。这一事实表明，名词作属性定语不再具有空间性。

例[2]中，作定语的名词与其中心语的关系是非属性关系，主要有领属关系、方所关系、衡量关系等等。“诗人”、“桃树”分别与“语言”、“果实”发生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房子”与“外面”是方所关系，“电杆”与“高度”的关系也许可以称为衡量关系^①。这类关系不影响充当定语的名词的空间性，这些充当定语的名词仍然可以受个量词的修饰，例如：

[2'] 这位诗人的语言 那棵桃树的果实

^① “N+高度”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尚未有人为之命名，本姑且把它称为“衡量关系”。

这所房子的外面 那根电杆的高度

空间范畴的语言化,不仅表现在空间性的强弱有无上,而且还表现在空间的类型上。例如,“操场”和“校园”,都是指有一定范围的场所,但是汉族人的语言心理是把操场看作一个平面,把校园看作一个容器,证据是,“操场”可以说“操场上”,“校园”不能说“校园上”,而只能说“校园里”。“上”是二维方位词,“里”是三维方位词。类似的例子还有“火车”与“车厢”、“书架”与“书橱”。坐火车一般都是坐在车厢里,而不是坐在火车顶上。但是人们更习惯于把火车看作一个面,把车厢看作一个容器,说“在火车上”而不说“在火车里”,说“在车厢里”而不说“在车厢上”^①。书架和书橱只是有门无门的区别,但人们往往把书架看作平面,把书橱看作容器,说“书在书架上”而不说“书在书橱上”^②,说“书在书橱里”而不说“书在书架里”。

“操场”与“校园”、“火车”与“车厢”、“书架”与“书橱”等所反映的“语言几何”^③,不仅说明在空间范畴语言化时,还可以表现空间的不同类型,而且也说明,语义范畴与认知范畴并不是绝对等同的,不是对认知范畴的简单摹写。

(二) 语言的认知功能与认知范畴的语言化

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手段,语言也是人类认知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如果只看到语言的交际功能,看不到或是忽视语言的认知功能,其观念就没有进入当代语言学的阶段。正因语言是认

^① 说“在车厢上”,就出了车厢,与“在车厢里”的意义不同。

^② 当说“书在书橱上”的时候,是指“书”在“书橱”外面的顶上,而不是在“书橱”的里面。

^③ 关于“语言几何”的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刘宁生(1994)、李宇明(1999)。

知的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所以,认知范畴的语言化,不是在认知范畴建立之后而是在认知范畴建立的过程中就已开始。

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 L. Whorf)认为:“我们都按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分辨出来的范畴和种类,并不是因为它们用眼睛瞪着每一个观察者,才被发现在那里,恰恰相反,展示给我们的世界是个万花筒,是变化无穷的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大脑去组织这些印象,主要是用大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①尽管在语言学史上,沃尔夫是一位颇有争议、毁誉不一的语言学家,但他的这段充溢着哲学智慧的话语,却正代表了当代认知科学的观点。在人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语言的中介,人们是透过语言之网来看待世界的。通过语言之网的“过滤”,认知范畴必然会带上语言的“网影”。这种投射在认知过程中的语言“网影”,导致了最初的认知的语言化。

比如,光谱对于人来说,其感知应该说是相同的,生理学已经证明人类对于光的感知在神经生理方面没有多少差异。但不同的语言对光谱的切分却有很大差异。汉语把光谱切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段,英语则切分为 red、orange、yellow、green、blue、purple 六段,有的语言切分为五段,有的语言切分为三段甚至两段。即使切分段数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各段的讫止点也有差别。比如英语的 red 比汉语的“赤”范围窄,英语的 purple 比汉语的“紫”范围宽。这就是说,有些汉语作为红色或蓝色的,英语则可能作为

^① 这段话出自沃尔夫 1940 年发表的《科学与语言学》一文,转引自刘润清(1995:181)。也有人把这段话译作:

“我们研究自然界是按照我们本族语为我们指出的方向来研究的。从现象世界中分离出来的范畴和形式,我们并没有把它们当作这些现象中的一种显而易见的东西。恰恰相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印象的洪流。这些印象正是由我们的意识所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工具主要是借助于铭刻在我们意识中的语言体系来进行的。”